

徐恕致陈乃乾信札十八通

虞坤林 整理

徐恕(1890—1959)，湖北武昌人。原名急，字行可(亦以字行)，号强謬，室名知论物斋、箕志堂、藏楼斋、藏棱斋。收藏古书近十万册，又收藏书画、印章、铜镜等文物七千余件。新中国成立后尽数捐献国家。

陈乃乾(1896—1971)，浙江海宁人。自1912年赴沪后，先后服务于中华书局、古书流通处、泰东书局、中国书店、开明书店及南洋中学图书馆。与海上名人多有接触，和徐乃昌、胡朴安、姚光、高燮、刘承幹等一批藏书家来往更密。他曾先后整理影印善本古籍达五十余部，为保存传播祖国传统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这次整理的徐恕致陈乃乾信札的时间，据信札内容推测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后期。时徐恕客居湖州南浔，其与陈乃乾的通信，除谈到古籍的购藏外，还涉及书籍版本方面的内容，有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—

乃乾先生大鉴： 旅次得瞻光仪，无任钦企。归后复奉赐书，曷胜感谢。人事牵率，未遑笺候，甚罪甚罪。翁閔仙之顾校《奥地广纪》仍以六十饼得之，过宁又得孙渊如手辑《春秋长编》，用意同明人《春秋别典》而加详，亦同马氏《绎史》，而体则编年。暇时当遙书其凡例呈览也。大著《年谱》、《书目》二录何时脱稿，亟盼赐读。尊印《江苏金石志稿》，《曲苑》廿种……^①直乞教示，以在书店买之，必较昂也。寄上《榕园词韵》、《文选通假字会》各四册，聊答雅意，乞哂存。别附《文选字会》一部，乞代转赠朴安先生。《国学》第四期未得浣读，如有存书，乞以一册见惠。 手上敬叩

著安 弟徐恕顿首上

[1927]^②×月廿六日

^①由于原件的原因，有些地方已难于辨认，其中能确证字数的地方均用“□”标明，难以确定字数的地方均用“……”标明。下同。

^②1926年陈乃乾与胡朴安创为《国学》杂志，于是年十月创刊，每月一期，第四期当在1927年1月出版。故此信当作于1927年。

二

乃乾先生大鉴：前奉惠书，并承钞补《墨子菜误》阙叶，适有室人之丧，丧事粗毕，复染沉疴，经月始瘳，致忘裁复。近读十一月杪手帖，审有中国学会之设，先生抗志希古，传布故书，至为钦迟。恕不学无文，不足任厕于诸君子之列。前蒙许赐《诸子校注》，以装订未完，未付邮简。十书中恕所无者惟《管子识误》、《吕览正误》二书，如蒙寄惠，无任感谢。学会周刊能并邮赐，尤纫高谊。陈观楼尚有《淮南正误》，恕写定未录，谭仲仪《淮南举正》，恕亦遂书一本，如先生更拟续印予书校注，当以相假。今日由邮寄上《圣门名字纂诂》、《九水山房文存》（海原阁本）、《周秦诸子叙录》三书都五册，奉诒，乞哂存。别上江山刘氏本《邓析子》一册，后有谭复堂校记，恕于友人处见先生近印《邓析子》无此校记，应补印装入。先生历年所印各书，能钞示价目寄示尤盼。匆复手叩

纂祺

弟徐恕拜手上

[1928]^①十月廿七日

①考下信“（去冬）前上一笺并寄诒《九水山房文存》等书”一语，此信当作于1928年。

三

乃乾先生大鉴：（去冬）前上一笺并寄诒《九水山房文存》等书，想已达，又托以《文选通假字会》一部代上朴安先生，想已交。近承惠示《文渊楼丛书》样本，恕与友人向君宗鲁，均乞代购一部，属文瑞主人勿衬纸装正廿余册。（《韩诗外传疏证》未见刻，夏书六册、赵书一册、张书八册、许书四册^①，册数不成偶数不妨也。书衣求用双层。）首册撤去孙人和序（此文学大家之叙，实未能表章各书佳处及印书者辑印之意），能稍减值否？别有友人陈君季皋欲单买《读书偶记》、《选学胶言》二种，能否？寄上银伍拾圆，除《文渊楼丛书》二部价外，先生影印《石鼓读》、《江苏金石志》、《三妇人集》、《曲苑》十四种等书，求示实直，他书恕未知名者，亦求示书名及价格也。琐屑奉渎，极谢。手问

纂祺

弟徐恕顿首

先生拟重订《书目举要》及《名人年谱丛目》，脱稿后求先赐读，当为斟字也。

恕又白

(1929年)^②三月廿九日灯下

①夏书，指夏燮《校汉书八表》八卷；赵书，指赵绍祖《读书偶记》八卷；张书，指张云璈《选学胶言》二十卷《补遗》一卷；许书，指许巽行《文选笔记》八卷《密斋随录》一卷。此四书与《韩诗外传疏证》并为《文渊楼丛书》子目。

②与下信互考，此信当作于1929年。

四

乃乾先生左右： 奉手帖，审贵体违和，近已复元否？念念。承寄来《文渊丛书》^①二部，已领，祇谢。贵会^②前印钱十兰《十经文字通正》书，恕前书定购三部，今更添买一部，近想已印就，乞寄四部来。先生与徐积餘先生极稔，积老有逐书钱警石先生《两汉书斠记》，能供印否？如贵会中人以是书为可付印，恕当附入银皕饼，作印资。贵会经售书目已印好未？此间有人拟印楚学社刻孙中容《周礼正义》，不知可成否？以校者恐不得人也。先生常往来罗子经家否？其第三女公子性行何若。乞示。手上敬请
著安

[1929 年五月以后]^③

①《文渊丛书》即《文渊楼丛书》，1928 年由上海文瑞楼书局影印出版。

③1929 年 4 月中国学会决定在上海设出版部，聘陈乃乾先生为出版部主任，负责影印出版世所罕见的历代珍稀版本古籍及学会社员的著作。故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五

乃乾先生大鉴： 过沪匆匆遂行，未及趋候，以文华书林学生编写《禁书书目撰人韵编》一册，托石麒兄转上。此书先生所见有出邓氏印本之外者，晞为补入，讹文脱字亦乞校正（先生逐录后，乞与前借《邓析子》同寄南浔。为恩）。《测海书目》、《越缦日记》编印何时可毕？极盼赐读。书直当托石麒兄代上。匆上敬颂
著安

弟恕顿首上

[1930]^①三月八日

①1930 年乃乾先生正在编辑《测海楼书目》及《越缦堂日记》，故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六

乃乾先生左右： 损书审邺架所收高丽覆宋本《六臣注文选》愿以相分，承相重之情，甚谢甚谢。淳熙尤刻仍从六臣本抽出别刊，而时代在后，故以日本旧钞卷子本校之，如《西都赋》“众流之隈汧涌其西”八字，与范书不合。《海赋》“曜眇蝉蜎”句下有“珊瑚琥珀群产相连，砗磲马瑙浏积如山”十六字。其他单文只字，胜今本者甚夥。又《西京赋》眉诠引臣君曰云云者二处，其文皆同善注，知据李邕注本，避其家讳，故称臣君，此当宋椠所无。先生所得之本，能以前十馀卷寄示否（钞补本亦求以一册见示，共阙若干卷）？恕赖先业自活，目下租入甚绌，亦无积贮之钱，心好异书，故有此请。富晋书社书目，求过彼店时命其以一册寄示。手白敬叩
纂祺

弟徐恕再拜

[1930] 九月七日

①此信“损书审邺架所收高丽覆宋本《六臣注文选》愿以相分”一语与下信“前年承示以高丽覆刻北宋本《文选》二部得归清閟事”一语互考，当作于1930年。

七

乃乾先生纂席：承手帖，审《越缦书录》，辑写已竟。理董前书，嘉惠来学，甚盛事也。委制叙引，非敢负命，恕于原书既未卒读，于其中失难为核论，漫以浮词塞来意，非先生所以期，恕亦不愿自裸其丑拙也。恕有戚友黄君季刚，曾于此书手改朱墨，于所论往籍；亦有取目。前见《东北丛镌》中有与其弟子金毓黻论学书，即涉及越缦日记。当以雅意白之，代乞题词，得请与否，所不敢必，以其情性殊异，未能以常理测之。弟思黄君既有取目，先生所编次者，能先以目录印本并书录格式寄示，当为致之黄君俾审，先生今所为者实副其意，所欲为或可不吝笔墨，缀文相诒也。谨奉答报，伏晞鉴原，并叩

起居不偶

[1932]

《邓析子》^①、《禁书目》^②均收到。弟恕再拜白

①《邓析子》即陈乃乾先生影印的《邓析子五种合帙》，于1929年出版。

②《禁书目》即陈乃乾先生所著《索引式禁书总目》二卷附一卷，于1932年出版。故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八

乃乾先生大鉴：承临校《施顾注本苏诗》见寄，祇领极谢。恕遙书毕，当即邮呈。十三年前在北平，曾得翁祖庚校本，恐其不备，故请借校富晋之本，他日当以翁校奉览也。如不及斋别号录，一邓姓者曾钞此书，用钱不多，曾命小儿与之商价。据其复书云，袁同礼拟为印行。先生如假得丁君仲祜藏本，用尊印《曲苑》版式重印，别为续编，用费较省，用力亦少，尊意以为如何？如拟别编，则丁君之书能为恕致之否？（亦愿出五十元）以丁君之书，时有可相分者故也。富晋之《诗广诂》（以开明书已卖）如五十元可卖，乞为取寄。承赐《上海志》^①，敬谢。手颂

箸棋

弟徐恕再拜

[1932]^②

富晋所印《李莼客读书记》出版否？

①《上海志》即《松江府属旧志二种》，1932年由传真社影印发行。

②据“承赐《上海志》”一语，考此信当作于1932年或以后。

九（图见封三）

乃乾先生左右：损书以熊方等书六种见徵，恕仅有熊氏《后汉书年表》（三册，金氏桐华馆本），练恕《多识录》（二册自刻）托中国书店

主人代呈，求属开明书店付印时毋加污损（依其广告为缩小影印。来示云录副排印，何邪？如排印必重钞）。杨惺吾丈《汉书地志补校》则筐中尚有副本，谨以一册奉诒，乞察入。开明辑印此书，求其目录，近始寓目，就恕藏本，可补是编者得若干种，其目如下。前年承示以高丽覆刻北宋本《文选》二部得归清阙事，今春见报纸载，故官选出运赴英国古书单中有天圣本《文选》，则中土尚有较早印本，乃近印《天禄琳琅丛书》^①不收此书，先生所留钞补之本，承许见让，以无力得之，故复书辞谢，如尚存筐衍，能以原刊新钞为寄一册见示否？刘公鲁藏孙渊如校《水经注》后归何人？幸示消息。来青阁得林颐山校本，此书为朱遂先买去，不得寓目。先生与同州里，能遂书一本否？恕钞杨惺吾丈《水经注疏》已完，用银四百饼，惟大典本后半部商务图书馆印有书样，尚未假得，他校本则多见之。鄞县王楚材先生有酈注《水道表》，冯孟颛先生家有其书否？与冯先生不相知，故以为托。匆上敬叩

箸祺

弟恕再拜 [1932]^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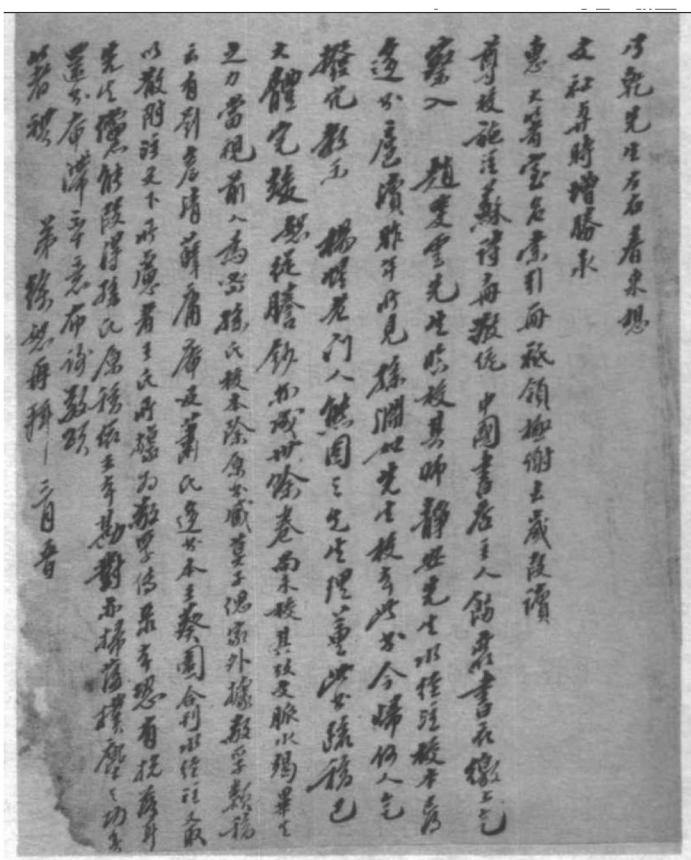
①该书1932年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影印。

②据“近印《天禄琳琅丛书》”一语，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十(图一)

乃乾先生左右：

春来想文社与时增胜。承惠大著《室名索引》一册，祇领极谢。去岁假读尊校《施注苏诗》十册，敬托中国书店主人饬装书衣缴上，乞察入。赵斐云先生临校其师静安先生《水经注》校本已得遂书扈读。昨年所见孙渊如先生校本，此书今归何人，乞拨冗教示。杨惺老门人熊固之先生理董此书疏稿，已大体完竣，恕从誊钞，亦成卅余卷，尚未校其考文，脉水竭毕生之力，当视前人为密，孙氏校本除原书藏莫子偲家外，据《敬孚类稿》云，有刘彦清、薛庸庵及萧氏遂书本，王葵园合刊《水经



图一

注》，又取以散附注文下。所患者王氏所据为敬孚传录本，恐有脱落耳！先生倘能假得孙氏原稿，依王本勘对，亦扫落扑尘之功矣。还书奄滞，率意布谢。敬颂

著祺

弟徐恕再拜

[1933年]^①三月五日

①信中有“承惠大著《室名索引》一册”一语，考1933年陈乃乾所辑《室名索引》出版，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十一

乃乾先生左右：奉别忽已半载，此间求心好异书如足下者绝不可得。回忆去冬三谒高斋，晤言之乐，无任怅惘，张君冷僧近来此间，云在北平手钞管芷湘《花近楼丛书》、《朱一是集》两巨帙，而其本未存行板。恕今年庶得张古馀刻《仪礼疏》、周耕厓《循陔纂闻》（传钞多误字）、许珊林写刊《字鉴》，不审清閑异书又增几许？冯登府《石经阁遗著》副本承许相分，能示价否？高吹万先生《诗经说解》书目已印未？近由蟫隐庐以新印山阳丁韵渔（显）遗著三部（每部八册），分诒高先生、姚石子甥舅及足下，不审均收到否？去冬以传录嘉业堂本《后汉书》全帙寄上，敬托代假姚君藏本补其未完具者。如蒙借到，求并前寄之书，统付欣夫兄转寄南浔书手誉写。手书奉悉，伏乞荃察，敬颂

俪祉

弟徐恕再拜

[1935]^①六月八日

①据《冷僧自编年谱》1935年条下云“搜得乡里逸书如朱一是《为可堂集》、陈之遴《浮云集》、管庭芬《花近楼丛书》等至夥”，而信中所言“张君冷僧近来此间，云在北平手钞管芷湘《花近楼丛书》、《朱一是集》两巨帙”一语，故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十二

乃乾先生左右：前承手帖，以汉代边郡都尉官制见询，又云周自庵谓一郡四都尉，其言无据。恕检陈树镛《汉官答问》，不云“一郡有四部都尉”。周自庵书置旧宅中，未易检取，因以问诸杨遇夫、余季豫二君，杨君云：“强汝询《汉州郡县吏制考》论之甚详。”余君云：前汉会稽之钱唐，为西部都尉治，回浦为南部都尉治。（以上均见《汉志》）鄞为东部都尉治（全谢山、吴项儒、王葵园皆有此说。），此与陇西郡之南部都尉，酒泉郡之北部都尉等官称正同，而与天水、安定、上郡、西河等郡之属国都尉不同，皆所谓边郡都尉也（《会稽传》：海亦边郡）。又《吴志·虞翻传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朱育云：“元鼎五年，除东越，因以其地为治，并属于此，而立东部都尉，后徙章安。阳朔元年，又徙治鄞。”《续汉郡国志》云“章安，闽越地。”朱育以为元鼎五年除东越（年月有误）。《宋书·州郡志》亦云：“汉

武帝世，闽越反，灭之，徙其民于江淮间，虚其地，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，立为治县，属会稽，后分治地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，东部临海是也，南部建安是也”。杨子云曰“东南一尉”，孟康注举会稽东部都尉为说。盖尔时王化所及之远如此，若内地诸郡都尉不分部治民，故无东西南北中部等号，即边地亦非一郡之内，五部都尉皆有之，因地设官，辨方定名，此其大较。恕检强汝询书，边地一郡有三部者，如朔方、五原、云中、定襄、代郡，皆有中、东、西三部，酒泉有东、西、北三部，河西有西、南、北三部。会稽则强氏广列有西、南二部。依朱育说，则更有东部也。一郡而有四部五部者，史文无徵，未敢逞臆言之。钱文子引《史记大事考》，疑东莱吕氏《大事记》。先生续考，有前儒旧考所未备者，尚乞教示。承约购《廿五史补编》，出书时晞示书价、邮费若干。《国史经籍志》四部均收到。中国书店近闻亏累甚巨（幸为秘之），寄售书籍，不审债权人强取抵款否？便中晞惠示，郭君石麒、唐君秉之治店事精勤，何以致此？手上敬叩

著安

弟……

[1936]^①七月七日

①从“承约购《廿五史补编》，出书时晞示书价”一语考此信当作于《廿五史补编》出版前夕，即1936年。

十三

乃乾先生大鉴：东游得聆麈谈，甚羨海上多出异书，常亲雅士，此间则不易覩也。前日邮贛《金正希年谱》、《易实甫墓志》各一册，康更生母夫人碑拓本二纸奉诒，筐中别有《金正希年谱》钞本一册，亦检奉清鉴。承命唐醉石君篆印二石，今日介城隍庙东梧桐街永古斋碑帖店主黄小玄之兄寄来，即托黄君面呈，并附寄《后汉书》拾陆册，遂写钱警石校语未竟者，倘得先生与姚石子君商假所藏副墨转钞，即乞以两本代付约翰大学王欣夫君，寄南浔嘉业楼施韵秋君付前书手录之，则全书可一律也，无任企恳。承借《胡安定年谱》，得小儿书云，已录毕，已属其寄回一校，年内可还之清閑。别有书跋三册，当迟之来年，想能蒙惠许也。高君《诗经类书目》印就，乞为购寄一部。大箸《别号录》^①何日能合装成书？先生治学孟晋书楼，复有丽侣清艳之福，丛于一身，视恕之徒对故书者若霄壤矣。归来俗务丛脞，熊固之先生复命理董《水经注疏》稿，恕于水地无所究心，庶能商榷义例、厘正文字而已。率白敬颂

拜上

俪福

弟徐恕顿首上

^②十二月廿……

《廿五史表志补编》^③价倘未能寄奉，乞………

①《别号录》即陈乃乾先生所编《别号索引》，1937年出版。

②信中谈及《廿五史表志补编》，此书1937年出版。是信则在询问其价，当在出版前后。

③《廿五史表志补编》即《廿五史补编》。原《二十五史》中，表志全备的只有9部，全无表志的有《三国志》等7部。各书所载表志中有错误、缺漏的也不在少数，故而历代学者都有所增补。本书汇集各种增补的表志及有关的考释之作共240种。

十四

乃乾先生大鉴：承手帖，审前奉书函已彻清览。（割帖不用丁福保《一切经音义》法，而用《说文诂林》法，必有脱误，良法无传人，恶事有传习者矣）。恕拟买《廿五史补编》，以中有姚振宗《隋志考证》、吴廷燮《史表》（此二书开明能精校否？吴表尤易倒错。）及诸以敦、罗文谦、孔尚质、胡德琳所著书（此三人之书曾否刊行？于何见之？乞示。）。又以近时政治不适国情，兼学者探综乙部者几无其人，每向僻好偶说此书，故有李博仁、李韵清二君（以《武汉日报》名义）于五月初旬定购二部，均未买。《廿五史》券价均为十八元，恕未自购取者，以北平友人见语云，以书相借，可得全书伍部。今开明既不增收失编各书，敢乞先生为代买字典纸印本一部，字典纸视报纸印者价多十元。先生云价少者为八折，为廿四元抑稍多？乞示。拟请中国书店代付券价（得示书价，即令兑上），书券即求付寄，何如？焦弱侯《经籍志》删去为当，以其书用夹漈新义，欲综历代之全，存佚并录，而识力未副，考证多疏，即分隶门类亦有乖失，宜从芟汰。前以开明拟用粤雅堂本付印，曾以明本勘读，明其夺误甚夥，故寓书叶君圣陶，劝其采用明本。先生有意订补明代艺文，于焦志、黄、徐二目外，宜于明人碑传中涉及撰述者，及书有传本，为所知见者，分注所出，亦网罗放失之一事，愿乐观厥成也（王俨斋史稿与史志必有出入）。以欲识焦氏真本，故以所藏明代陈汝元、许……五册奉览，又以粤雅堂本副装五册奉诒，都廿册，束为二包付邮寄上，敬乞察收。恕校粤雅本以陈本异文书于行间，补伍刻闕文者写于书眉，倘有漏失，乞为刊正。许本（初误认为徐本）与之不同者存之书阑下方，未毕校也。先生倘依恕例合勘二本，则存录许刻文字者，尚乞假恕遡誉，开明倘以此书付印，亦可以许本归之（不居奇也）。陈氏本为第一刻，以之割裂付印，则为可惜也。承以钱文子书中所引《史记大事记》为问，愧未能对，王惺斋书并上卷亦未寓目，数年前伦哲如先生曾以王氏撰述多种质诸戚友，余季豫兄许不记中有此书否？惺斋书恕庵有《祇平居士集》、《读韩记疑》、《校正朝邑志》、《惺斋论文》及广雅刻《史记正讹》二种、食旧堂刻《读欧记疑》数种，其《周易讲义》一卷、《祭法记疑》二卷曾见印本，丛书目录云未刻者，误也。其人学无本柢，以缪艺风列其书于《书目答问》，遂为世所重，实则《祇平集》中无好题目，《读韩记疑》中□多□中气，无足取也。大著《别号录》何日墨版？手上，匆颂

节禧

弟徐恕再拜

[1937]①端②四日

①此信言及购《廿五史补编》事，当作于1937年。

②端，即端月，正月。

十五

乃乾先生左右： 前肃复一笺。并寄上熊方《后汉书补表》三册（桐华馆本），练恕《多识录》二册（自刊本），奉诒杨惺吾丈《汉书地志补校》一册，均托中国书店代呈。顷得龙君榆生寄还《国史经籍志》（陈汝元本，恕手校本）各一部，《唐折冲府考》（丹铅精舍本）二册，劳考即《鄒斋丛书》本亦可用；焦志则《粤雅丛书》本脱误甚夥，恕以手校本示之开明，何未采用？（影印古书究以商务书馆为稍当行）则熊方、练恕二书上海当不乏印本，即乞邮还。如开明未得他本，必用寄去之本付印，求令毋污损。开明借书，例酬补编全帙五部，恕第求字典纸印者全帙一部为恩。勿颂著祺

弟徐恕再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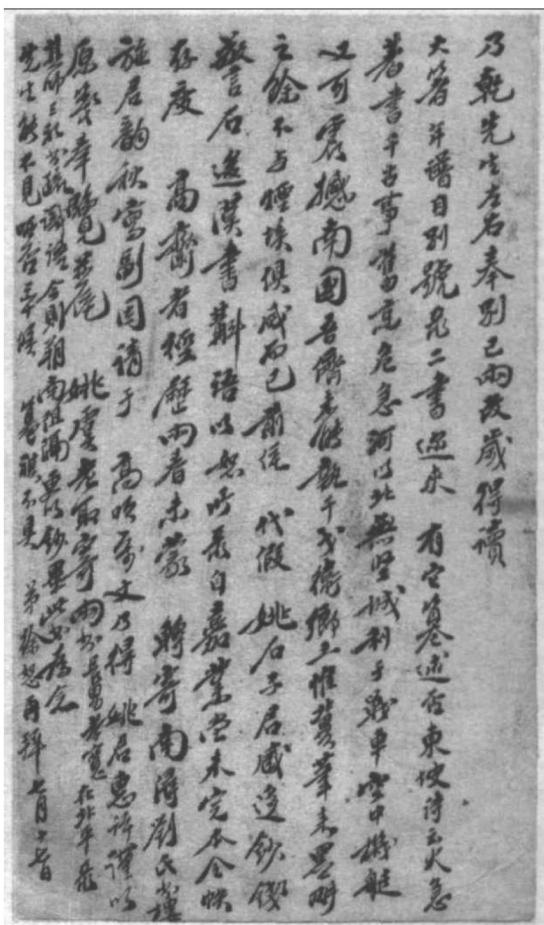
[1937]①五月廿五日

此间友人未买开明《廿五史》者，在四月后、五月中定买《廿五史补编》，豫约券价十八元，倘托买字典纸印本，何价？乞示。廿七元能得否？□
□文选能寄示否。

①《二十五史补编》由开明书店分别于1936、1937年发行出版。此信所言借书一事，与影印《二十五史补编》有关。故系此信于1937年。

十六（图二）

乃乾先生左右： 奉别已两改岁，得读大著《年谱目》、《别号录》二书。迩来有它纂述否？东坡诗云：“火急著书千古事。”旧京危急，河以北无坚城，利于战车，空中机艇，又可震撼南国，吾侪未能执干戈卫乡土，惟冀笔来墨畊之餘，不与烟埃俱灭而已。前托代假姚石子君藏遼钞钱警石《后汉书斠语》，以恕所录自嘉业堂未完本，全帙存度高斋者，经历两春，未蒙转寄。南浔刘氏书楼施君韵秋写副，因请于高吹万丈，乃得姚君惠许，謹以原笺奉览，并托姚虞老取寄两书。长男孝宽在北平，录其师《三礼书疏讞语》，今则溯



图二

南阻隔，更以钞毕此书为念，先生能不见哂否？率候纂祺，不具
弟徐恕再拜

[1937]^①七月十七日

①《别号录》即陈乃乾《别号索引》一书，于1937年出版；加之信中言“旧京危急”云云，故此信当作于是年。

十七

乃乾先生左右：前承购致《诗广诂》、《别号录》二书，甚谢。以江水大上，遂迁书橱，酷暑弥月，患热病困。前借大校苏诗录竟，未校，遂迟裁答。入秋当对勘寄上，乞赐宽假。富晋书社前拟印行尊辑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，已出版未？承示。斋名、别号二录已写定否？葛万里《别号录》从戚友余季豫嘉锡假得钞本，如先生未之见，当先以奉览，俟阅毕更录副也。孙渊如校《水经注》后归何人？中国书店第九期目有王峻《汉书正误》，飞书购取未能得，托郭君石麒借钞又不得，先生能为代谋否？覆秀州本《文选》视《四部丛刊》本何如？直若干？恕在南浔曾命人以赣州本校于丛刊本上，高君闻仙借阅以还小儿，尚存北平行报中也。近见嘉靖中张大轮刊《唐文粹》，印本不精，小嘶其价，遂未买得，亦以许榆园本用之，佳处必已依之是正也。《梦窗词校笺》三册，托中国书店代赠，收到否？匆上敬叩

著安

弟徐恕再拜

[1937]^①八月廿一日

①此信承上信，写于1937年。

十八

乃乾先生大鉴：前奉孟月五日手帖。恕南归后，胃疾增剧，僵患在床，近始就痊。齿危牙断，医者为悉拔去，迄今浃月，尚待齿肉紧缩，方能装制伪品，颇极委顿。以是于先生生日大作久未赓和。春杪友人自杭来者，钞示马一浮先生生日诗，词意僭痛。昨理故牍，乃复见之。积雨新霁，谨次答大足来唱，初稿写上，伏乞审正。筐中无嘉涉釐，诗既丑恶，书迹尤劣，遂未别眷，实不足存也。寿马先生诗，儿辈副墨，谨呈教削，尚未邮呈马先生也。苏君继庼在京，去年方获奉□见所藏何屺瞻评《两汉文鉴》，翁正三有跋尾，不审能相分否？如可，乞垂示。匆上，敬颂

吟安

徐恕拜白

五月廿九日

乃乾先生右后損書以能考之以證見後其廣有鑒於後漢
廿年春三月今人傳其多譖矣二世自利既中國之君三人代至本
屬向明少后付印時加注指知其廣者有鑑小都印
楊得君文漢書地志補校則卷中尚有副本鑄以西秦之文
參入飼明射印沙若其日尤過其寫日就其藏本可補是編者得
于神其目如下

予年少時學書於張公，其後與公游於京師，見公所藏唐人書，皆爲之驚異。公嘗以所藏唐人書與予，予亦以所藏宋人書與公，公大喜。及公歸，予送公至長安，公留予宿，因得與公暢談。公謂予曰：「子之書，筆氣雄爽，無不超絕，但未盡得古人之法度耳。」予曰：「公之書，筆氣雄爽，無不超絕，但未盡得古人之法度耳。」公笑曰：「子之書，筆氣雄爽，無不超絕，但未盡得古人之法度耳。」

晉侯云佐
晝又難主
在廩櫬富山
余謂作掠
難亦猶是可
時館寓清江
道署村田里

吉文古文

續餘同研
武松書畫
署參男生
意以應之
癸未十日
交古吳鳳生
姚五起識

卷之三

姚孟起赠徐乃昌隶书对联(文见第88页)